

江南淘書記

宏猷



董宏猷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江南淘書記

廣獸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南淘书记/董宏猷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7-307-13991-6

I. 江… II. 董…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57596 号

责任编辑:荣 虹 责任校对:汪欣怡 版式设计:韩闻锦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cbs22@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 字数:178千字 插页:4

版次: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13991-6 定价:38.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买我社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三七	參三七
三九	參三九
三二	參三二
三三	參三三
三四	參三四
三五	參三五
三六	參三六
三七	參三七



自序

对书籍的热爱，是从少年时代开始的。读书，逛书店，淘书，藏书，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精神生活的习惯与享受。少年清贫，买书成为一件十分奢侈的事情，更多的时候，是在放学以后以及星期天，泡在书店里看书。到图书馆看书，则是在上了中学以后。不再说为了买书而去长江边拉车了，虽然磨破稚嫩的肩头换来的只是五分钱，但是，那是我生命的第一次“长征”，在酷夏里汗流如雨，只为了买一本喜欢的书。从那时起，我的小木箱里，开始有了喜爱的书籍。到了中学毕业，下乡插队的时候，不仅带了一木箱书到了农村，我在武汉的家里，还在木板床下藏了一堆书。那是我如同燕子衔泥般一点点地积攒起来的。遗憾的是，那年的冬天，我在水利工地挑堤，脚好冻，给妈妈写信，求厚袜。结果，厚袜寄来了，暖了脚，却疼了心。原来，妈妈是卖了我的床下藏书，给我买了御寒的厚袜。这是我经历的第一次藏书之聚散。这样的聚散，后来

又发生过好几次。慨叹之余，便有了写书话的想法。

我在生活上是个极其简单的人。这一辈子，不好零食，粗茶淡饭，吃饱，穿暖，就很满足了。然后，读书，写书，淘书，藏书，便成为生命的主旋律。星期天，节假日，是必逛书店的。就连大年初一，也带着孩子，到新华书店，去给书拜年。我的这个习惯，也深深影响了家人。直到现在，全家相聚，最大的享受，就是一起逛书店。当然，长期只进不出的后果，就是书籍泛滥成灾。家中顶天立地的几排大书柜装满了，就开始堆在墙边、地上、板凳上。好好的一个家，就成了书库。每每参观朋友的豪宅，高档大气、富丽堂皇，自然欣赏。但我最惬意的时光，仍然是坐拥自己的“书库”，或者“书城”。夜深人静，一灯如月，泡一壶红茶，或者普洱，听一曲古琴，或者长调，静静地读书，静静地写作，有四壁万卷古今图书与我作伴，真的是不亦快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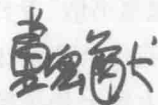
至于家中的旧书，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点一点收藏的。没有刻意，一是因为经济的原因，二是自己的性子，讲究随缘。近十年来，收藏热在中国风起云涌，双休日的文物地摊上，也开始出现了古旧书。我的兴趣，便铆在了旧书上。武汉的旧书店，自然是一一光顾。每逢出差到外地，首先打听的，就是哪里有旧书店。北京的琉璃厂、中国书店、潘家园旧书地摊；上海的福州路、文庙，以及许多弄堂里的旧书店；杭州的沈记旧书店，省图书馆院内的旧书地摊；苏州的人民路；南京的鼓楼……都留下了我淘书的足迹。近年来，孔夫子旧书网异军突起，有一

段时间，我也曾泡在网上，每天晚上惦记的，就是在拍卖的最后一刻，与诸多未曾谋面的书友竞价。泡的时间长了，就发现有一些“托”，在网上抬价，使许多心仪的旧书，在最后一刻，失之交臂，便兴味索然。我不是专业藏家，只是喜爱旧书的爱好者而已。我更喜欢的，还是“淘书”，还是“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始终相信，人与书，是有缘分的。许多的藏书，曾经是其他爱书人收藏过，我不过是收藏的链条中的一环而已。我知道，这满屋满壁的藏书，终有一天，会飘散而去，会继续书的旅程，亦会有新的书友，去继续地惜之，爱之，珍藏之。因此，我不再在藏书上留下收藏的痕迹。人生苦短，书命犹长。我与书相识一场，缘也。与其说我收藏了书，不如说，书亦收藏了我耶。

结集在这里的书话，是近年来发表于《大武汉》杂志上“白壁斋书话”专栏中的一部分。《大武汉》杂志一月两期，给了我一个整理自己旧书收藏的机会。选辑在本书中的书话，大致上是按照文学史的脉络，而编排的。我的原则，是坚持用自己的藏书说话，以书说人，以书说事。由于专栏的版面有限，同时，照顾到杂志的读者面，不可能在有限的篇幅内去进行有关版本、内容的专业性考证，也不可能全面地去评价一个作家，评论不是书话所承担的任务。当然，每一篇书话自有我的价值取向。我的初衷，是在实体书店大面积萎缩凋零的今天，在纸质图书遭遇消失之嫌的今天，用这些历经百年沧桑或大半个世纪风雨，而幸存至今的旧书，说说一些不应该被遗忘的人和事。这些书籍

流传至今，便是纸质图书不会消失的实证。也是一个具有几千年禁书传统的古国，禁书无数，却仍然“抽刀断水水更流”的实证。白香山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本书，亦是“春风又绿江南岸”的一片绿荫。我欣慰的是，如今喜爱旧书的，有许多都是年轻人。亦有许多的书友，盼着这些书话能够结集出版。在此，感谢《大武汉》杂志的张丽娜女士，将“白璧斋书话”办成了一个受到读者喜爱的专栏；感谢武汉大学出版社的张福臣先生，责编荣虹女士，为此书的出版所付出的努力。还要感谢美编韩闻锦小姐，冒着酷暑为这些藏书拍摄书影。最后要感谢的，是这些书籍曾经的收藏者与保存者。没有必要去考证他们姓甚名谁，因为他们，不，是我们，都有一个共名：爱书人。

是为序。



2014年7月27日夜

于汉口白璧斋

目 录

自 序	/ 1
自鸣说钟	/ 1
西学大成	/ 8
寻觅新民	/ 14
时务今识	/ 21
海门淘史	/ 26
血色实录	/ 32
元年书牒	/ 38
武汉百年	/ 43
反思启蒙	/ 50
彷徨与伤逝	/ 56
人间妙品	/ 63
喜得语丝	/ 69
周氏兄弟	/ 77
最后一课	/ 84

杜威来了	/ 90
白杨礼赞	/ 96
人生大乐	/ 101
理想悲歌	/ 107
拓荒与耕耘	/ 112
荷塘背影	/ 117
爱之春水	/ 122
归雁漂泊	/ 129
金秋菊香	/ 134
巴金之夏	/ 140
雷雨终生	/ 147
寂寞女神	/ 153
归去来兮	/ 160
浪漫漂泊	/ 165
太阳微笑	/ 171
书香传奇	/ 177
蕙风之后	/ 183
雪峰之花	/ 189
丁玲之漩	/ 197
从文之泪	/ 203
死水红烛	/ 208
萧红红了	/ 213
萧军批判	/ 221
西湖淘红	/ 226
江南淘书记	/ 230

秘钞金瓶梅	/	244
缅怀黄裳	/	249
钢铁不朽	/	255
皇村漫议	/	260
十分温暖的爱	/	266
永远的晚饭花	/	270
怎样读董桥	/	273

自鸣说钟

每次去北京，总是千方百计挤出时间去潘家园古玩市场淘旧书。但潘家园的旧书地摊，摆的绝大部分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的书，民国期间的书籍格外稀少，线装书当然就更少了。有一次去逛旧书市，已经是下午了，许多摊主都准备收摊。匆匆忙忙地四处逡巡，没见什么中意的书。正在失望的时候，突然看到一本线装书：《自鸣钟表图法》，翻开看看，是清嘉庆年间的版本，木刻本，里面附有许多自鸣钟及其零件的木刻图，觉得挺好玩的，价钱也不贵，几十块钱，当时没有多想，就买下了。就算不虚此行，留个纪念吧。

回来后，也没细看，就搁在线装书橱里了。

一搁就是好多年。

恰逢开书话专栏，有书友建议我，将自己的藏书梳理一下，从清版书写起，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形成一个有序的系列。我觉得蛮好的，就开始整理自己的藏书。想到了

辛亥革命前夕的西风东渐，“自鸣钟”就在眼前当当地响了起来。

《自鸣钟表图法》的前面有自序，作者是徐朝俊，时间是“嘉庆己巳春正月”，即1809年的农历正月。网上查查资料，哎哟，这个徐朝俊可不简单！他是明朝著名的数学家、政治家徐光启的后代，清代钟表大师，松江府华亭人，长期任教于华亭书院，课余研究自然科学和钟表机械，撰写科技论著多种，《高厚蒙术》是其代表作，共分天文、地理、仪器等四集。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正月写成的《自鸣钟表图法》，是我国第一部钟表科技专著，它详细地总结了明末至清代中晚期有关钟表的品种、结构、特点和修造方法，并附有丰富翔实的插图，反映了当时钟表制造的科学技术水平和成就，在我国钟表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重大作用，被中国科技史权威李约瑟博士列为清代中晚期五大重要科技著作之一。

《自鸣钟表图法》原来是这么重要的科技文献！我自然小小地高兴了一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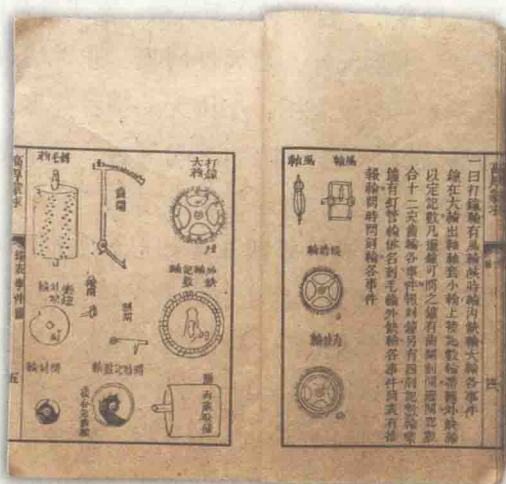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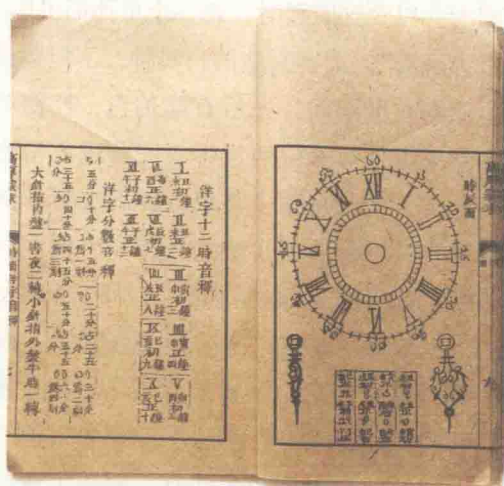
“自鸣钟”是明清时期对钟表的总称。自鸣钟传入中国，大概是在明万历年间，由西方的传教士传入江南。万历年间李绍文著《云间杂识》载：“西僧利玛窦作自鸣钟……近上海人仿其式亦能为之。”上海是天主教最早的传入地，因此，也成为我国最早仿制西洋钟表的地区。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松江华亭的徐氏家族。徐朝俊在《自序》中称：“余自幼喜作自鸣钟，举业暇余，辄借以自娱。”可见他从小就深受家族的影响，爱上了自鸣钟的制作。

自鳴鐘表圖法

线装书：《自鸣钟表图法》

除了上海外，南京、苏州、杭州等地也是自鸣钟最早的仿制生产地。万历年间成书的《金陵琐事》载：“黄复初，巧人也，能铸自鸣钟。”清人顾禄《桐桥倚棹录》记载苏州的工匠手艺巧：“机轴如自鸣钟，不过一发条为关键”，“今虎丘人皆能为之。”杭州钟表业的文献记录始于康熙之时。康熙刻本的《旷园杂志》称：“（杭州人）黄履庄所作自鸣钟、千里镜之类，精巧出群。”至于后来广州生产的钟表，则达到了可与伦敦的钟表相竞争的水平了。当时到中国来的欧洲人见到广州制造的钟表，大为惊叹：“1800 年左右，钟表制作工艺已在广州落地生根，并获得迅速发展。J. Barrow 记载，中国人在广州的制作已和伦敦一样的好，并且这些精巧机械品的价格只是曾经从 Cox 和 Merlin 仓库运来中国的钟表价格的三分之一。”故宫博物院收藏了为量不少的乾隆时期生产的“广钟”。雍正六年，朝廷查抄明珠家总管安图，抄得“乌木架自鸣钟四架”，其中两架就是“广钟”。

自鸣钟在中国的迅速传播，是与当时皇帝的爱好分不开的。雍正八年成书的《庭训格言》记录：“顺治十年间，世祖皇帝得一小自鸣钟以验时刻，不离左右。其后又得自鸣钟稍大者，遂效彼为之。”清朝的皇帝，从顺治到乾隆，虽然对天主教的态度不尽相同，但对传入中国的西洋奇器均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其中，对自鸣钟更是情有独钟。翻开四位皇帝的御制诗文，咏颂自鸣钟的篇章就多达十余篇，故从顺治时期开始，清宫就十分注重西洋自鸣钟的输入与仿制，甚至在清宫内设置两个专门的机构负责自鸣钟的事务，一是“自鸣钟处”，一是“做钟处”。清宫仿制自鸣



《自鸣钟表图法》内页

钟的量相当大，以致到康熙时，每一个皇孙都可以分得“自鸣钟十数以为玩器”。清宫制造的自鸣钟，不但数量大，而且水平高。康熙在世期间，先后有陆伯嘉、杜德美、林济各、严嘉乐及安吉乐等 6 位西洋钟表匠师进入清宫，参加了自鸣钟的制造，尤其是瑞士著名的钟表大师林济各进入清宫，使清宫自鸣钟制造的水准大大提高。康熙四十七年左右，江西巡抚郎廷极向康熙进贡了一件“西洋大日表”。康熙朱批：“近来大内做的比西洋钟表强远了，以后不必进。”这反映出清宫生产的自鸣钟质量很高，甚至超过当时的欧洲进口钟表。乾隆一朝是我国宫廷制钟业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欧洲的钟表大师云集清宫，创造了清代中国钟表业最辉煌的时代。但是到了嘉庆时期，由于嘉庆皇帝不喜欢这些西洋玩意儿，宫廷钟逐渐式微。嘉庆皇帝说：“朕从来不贵珍奇，不爱玩好，乃天性所禀，非矫情虚饰。至于钟表，不过考察时辰之用，小民无此物者甚多，又何曾废其晓起晚息之恒业乎？尚有自鸣鸟等物，更如粪土矣。”皇帝视自鸣钟为“粪土”，谁还敢继续“粪土”乎？

但是在民间，自鸣钟等西洋器物已经如同雨后春笋，日益繁荣。不论是官员、教士、商贾，还是仆役，戏子，甚至妓女，均有配西洋表者。《红楼梦》第五一回也提到了自鸣钟：“说着，只听外间屋里榻上的自鸣钟‘当当’的两声。”中国社会各阶层对西洋钟表的认同，对西风东渐，对中国人向西方文化的学习与接受，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武汉，我儿时的记忆就与江汉关的自鸣钟分不开。那是中国最大的海关自鸣钟之一，钟楼高达二十米，1942 年安装